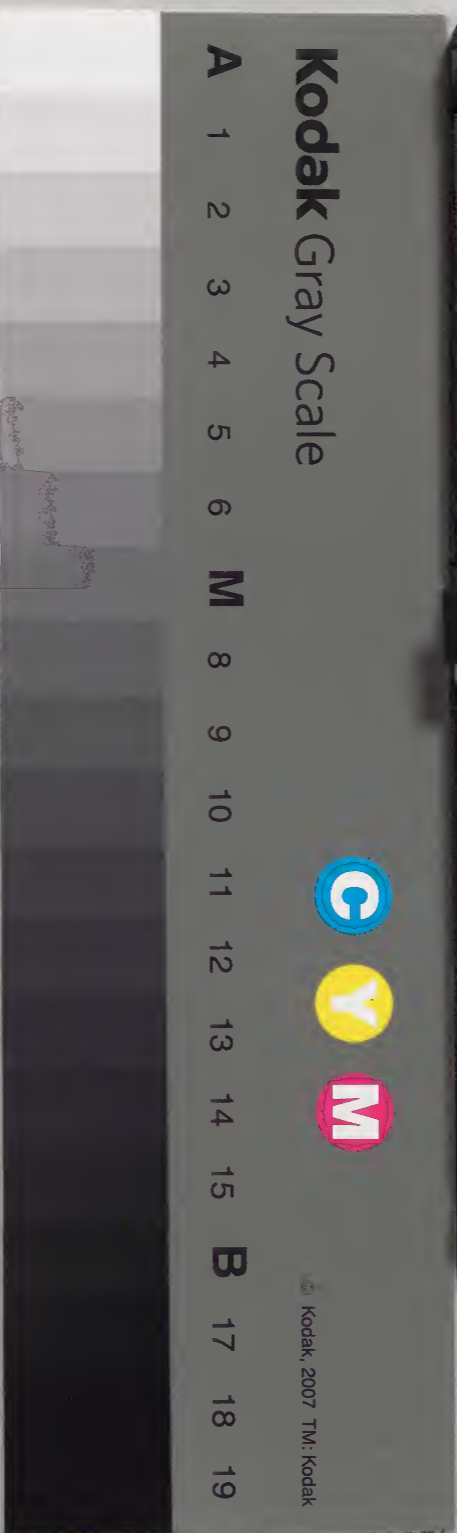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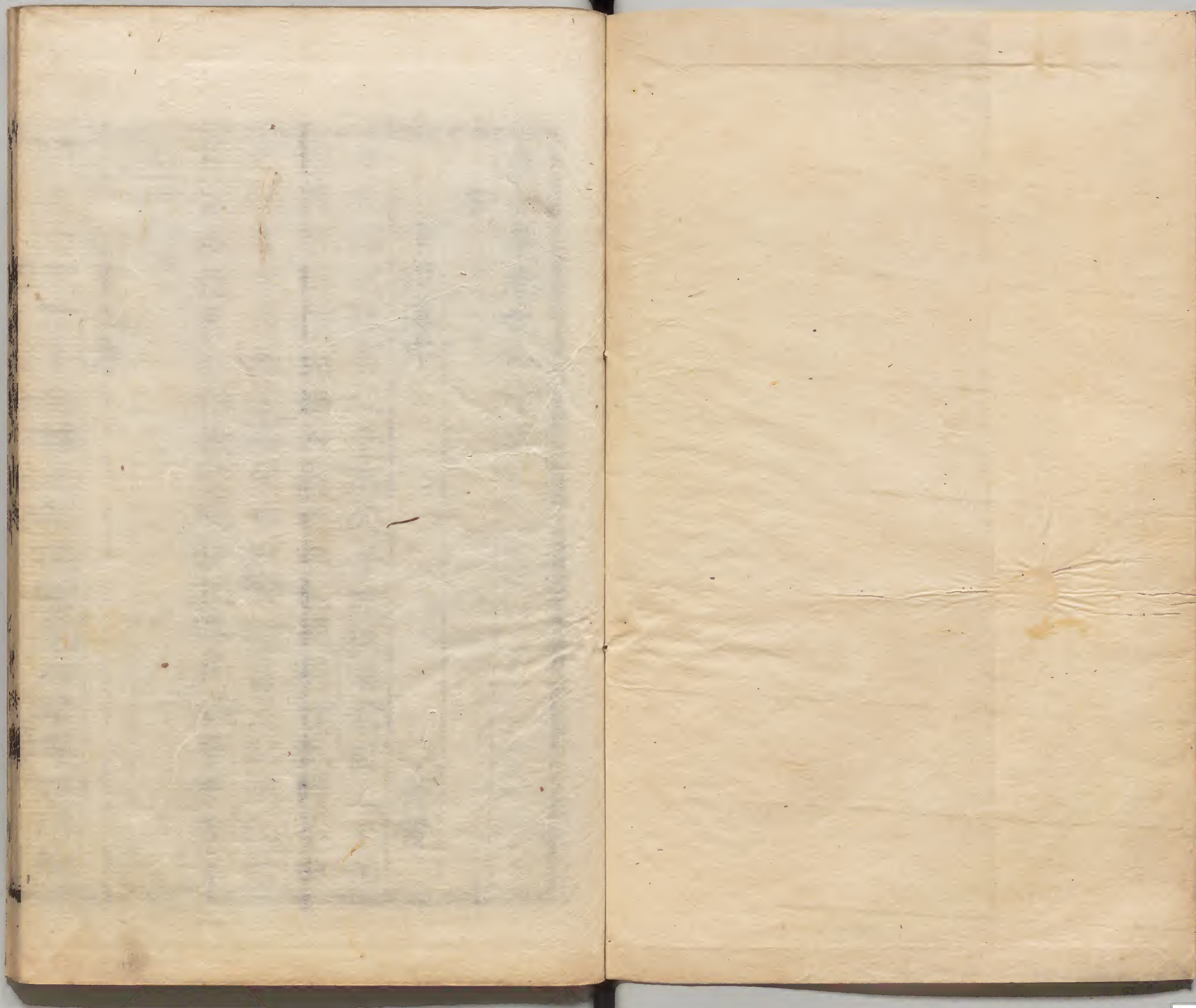


東文選

八十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777	
冊數	130 (85)		
函號	圖	116	1





東文選卷之八十五

序

諸妃傳序

李齊賢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上下而禮義有所措夫婦人倫之本也國家理亂罔不由之馭所生商龍漿滅周楚以樊姬昌息以媯氏亡可不戒哉可不懼哉故述諸妃傳其無子無大善惡者略之

宗室傳序

國家之制宗室稱諸王猶漢諸劉唐諸李謂同姓

耳非爵也親而尊者爵爲公其次爲侯疎者爲伯
幼者爲司徒司空內足以羸其生外足以尊其勢
不使之莅官臨民祖宗所以保親戚也金寬毅王
代宗錄任景肅瓊源錄宗女與宗子並列討其世
譜棼然莫之辨也小白君齊而姑姊妹不嫁稠父
娶吳而謂之吳孟子爲不足譏歟表而出之又豈
春秋諱魯之法乎宗女雖親且貴婦人外父母家
可略也已

雪谷詩序

雪谷鄭仲字崔春軒子壻而學於崔拙翁拙翁元

少許可人春軒端不阿所好每爲予稱仲字之賢
予於是得其爲人仲字旣筮仕歷史翰不十年拜
諫議大夫出守蔚州有惠政其去也民扶老携幼
扳援涕泣莫可遏及奉國表如京師爲丞相別哥
普化公所重將薦之天子而仲字病不起有子曰
樞奉樞東歸聞者莫不驚嘆痛惜嗚呼古之才而
不壽者唐有李長吉宋有邢敦夫二子亦嘗見愛
於民見重於大人如吾仲字乎東方之士於仲字
之不幸驚嘆而痛惜之尤宜也所著詩若干
篇樞編爲前後集共二卷得而觀之憮然去復因

書拙語其端歸諸鄭氏樞今爲都官郎中寔予門生也

送謹齋安大夫赴尚州牧序

東南州郡慶爲大而尚次之其道之號慶尚者以此也然而奉使命者必先取道于尚而後至慶故風化之流行由尚而南靡嘗由慶而北也至正三年春謹齋安侯自監察大夫右文館提學出領尚牧薦紳之賢從游之良皆相慶而言曰侯剛於中而和於外簡於言而敏於行剛而簡人憚而莫犯和而敏人悅而易從彼其奉使命者昔慕其名今

觀其德雖有竊成之虎郅都之鷹廡可以紓其酷而爲衆羊管權之計亦可以戢其苛矣尚之民其殆息肩乎既曰風化由尚而南匪直尚之一州專受其福抑亦慶尚一道之福也余曰諸君知其一未知其二夫富貴利達人情之所同欲也至若荷深知於君負重望於人而能撝謙知止於急流之中求之古今蓋千百而什一其故有父母垂白在堂誘之弱弟幼妹承其共養奔走千里之遠僥倖軒裳一朝之榮世或莫之恠也侯捷大科中朝擅高文東國揚歷華要提衡棘圍去歲挈家歸侍大

夫人行未及半塗馳傳召還委以風憲之權君之
所以知者不爲不深入之所以望者不爲不重顧
乃力求外寄以便覲省而今昆季得以遊宦中外
其廉退之懿孝友之篤足以激當時而垂後世豈
止福一州化一道哉君之知將益深入之望將益
重由鈴閣登黃閣繼踵金真肅可躑足待也諸君
曰然於是乎書

送辛負外北上序

士之行斯世也其猶舟乎有其才爲之楫有其命
爲之順風然後利有攸往矣有才與命其志之或

卑猶之楫完風利而操舟者非其人烏能任萬斛
之重致萬里之遠以濟其不通乎負外辛侯束髮
讀書敏而好問揚鏹翰墨之場游刃簿書之數可
謂有其才矣筮仕不幾年歷提學代言遷密直僉
議仍爲星郎東省可謂有其命矣引舊故同升諸
公咨耆艾以諧庶政正色匡君主推誠待賓旅可
謂有其志矣今以朝官被召騰裝而西笑才之奇
命之達志之大將於是乎益見矣權贊善而下二
十有八家用鄭愚谷謝宴詩分韻聯章以美其行
屬予爲序予執爵而前請畢舟之說夫江河之與

溟渤大小則殊舟於其中者同也檣而帆之所以
進也纜而碇之所以止也又必有衣袂焉所以備
漏濡者也王國江河也天子之邦溟渤也侯之舟
由江河而溟渤之之也苟能播其義帆其信纜其
禮碇其智衣袂其敬慎廉勤何重之不任何遠之
不致何不通之不濟乎昔田叔韓安國以梁趙之
臣立於漢廷揚名當時流譽後世吾今侯焉是望
矣

送大禪師瑚公之定慧社詩序

釋瑚

古之學禪之士有三上投子九到洞山往返千里

不能自休蓋欲以其所得質諸先覺而去挺投楔
然後已故其勤如此也處今之世配古之人足以
無媿惟吾瑚公大禪師乎公既登僧選騰聞叢林
即往楓岳精修已事時有西域指空師若岸然以
菩提達磨自比國人奔走爭執弟子之禮公亦來
造焉指空曰我燒一炷子便脫去我喝一聲子便
却來荅曰請和尚先焉某甲提笠子相隨其徒指
目以爲不遜欲加以非禮公拂袖不顧而去遂北
觀京師南遊江浙二廣四川甘肅雲代炎涼幾年
靡所不至所見者廓然則所立者卓然矣所驗者

灼然則所守者確然矣於是乎悠然而歸澹然而止向之疑者惑譏者服矣公曰疑而譏者果可謂非耶惑而服者果可謂是耶是與非在人吾不自知也上聞而益重之命主定慧之社諸學士以東坡身行萬里半天下僧卧一菴初白頭二句韻其字聯詩十四篇爲其行之贈公又索言於益齋居士俾題其端居士毫矣何能言乎唐文暢每從名公卿以求詠歌其志後世所傳唯韓柳二序而已司馬丞相又獨取韓之數語者以之正大也暢徒喜文辭者也公豈暢之儔乎諸學士各以詩詠歌

之爲能達其志乎益齋之文爲能稱其索乎司馬丞相世固莫有也使有之益齋之文之語有所取乎否也益齋亦不自知也乃一笑而書之

金書密教大藏序

佛之書入中國譯而爲經數千萬卷所謂陀羅尼者中國之所不能譯也非惟中國爲然自竺域之人亦不得聞而解之以謂唯佛與佛乃能知之蓋其義奧其辭秘秘故不可聞與故不可解不可解則人敬之篤不可聞則人尊之至尊之至敬之篤其感於人也必深矣靈異之跡亦宜乎多也昔之

人知其若此裒而纂之成九十卷名之曰密教大
藏刊行于世則茲九十卷者數千萬卷之根柢也
我主上殿下萬機之暇留神乎釋典其於密教信
之尤切發內帑之珍泥金以書之奉翊大夫判內
府寺事上護軍臣羅英秀實幹其事於是以舊本
校于諸經或乙或竄而是正之又增求其所未收
得四十卷與舊合一百三十卷令工書者分部而
寫之粲然如列宿之交光衆卉之敷榮眞法寶也
既成因命臣齊賢爲序臣腐儒也其文不足以稱
旨然而竊念佛氏之道以慈悲喜捨爲本慈悲仁

之事也喜捨義之事也然則其爲書之大旨亦可
槩見矣所謂數千萬卷者以萬乘之勢爲之非難
其書既多其費亦廣未免浚民以充其用甚非佛
氏之意也今者主上殿下不傷民財不費民力簡
而得其要速而致其精可謂得佛氏之意而功德
豈易量哉嗟歎不足拜手誓首謹書

送水精長老序

李穀

仲尼沒而浮圖氏出與儒角立其爲教也空寂高
遠而闊於世理故爲孔氏者詆訾之如唐之韓吏
部尤力焉然觀其文或與浮圖游情好屢見於言

語間豈以其人皆能清志潔行外榮辱一死生高出於患失汨沒利欲者萬萬乎余誦其詩讀其書想見其爲人今修公自童其髮足不一涉名利之途往還山水之中蕭洒乎容儀清絕乎章句雖使文公復生必不與之絕矣况余不肖竊揖高風猶恨識之不早何暇議於其間哉噫交游日淺而遽告以嶺南之行且嶺南壯觀甲東國而鍾頭流頭流山中水精爲大叢林休錫于茲非旁通釋教爲衆所推者不能也此行也非惟適山水雅志實釋子得意行道之秋也吾黨區區臨歧之恨安足顧

藉耶於是席于東郊分韻賦詩使余序之

送金同年東陽遊上國序

楚王疑璞玉者非璞玉不美之使然魯人祀爰居者非爰居有德之所致古今士君子之進退蓋亦如是同年金秀才君子人也其行與文俱有餘力但於進退之際似有不合意者然其心則曰與其躍於魯孰若躓於楚則其進退豈非綽綽有裕與夫行險徼幸者天地懸隔哉君每於詩酒閒慨然嘆曰今我皇元巍巍赫赫始以武功定天下今以文理洽海內起釣築而當釣衡棄草萊而談道義

者不知其幾何男兒不可守一鄉局一事也吾將
北學于中國仍誦小雅伐木篇出于幽谷遷于喬
木未嘗不三復也有識聞之知君之膽當大於身
也僕以負薪之憂絕往還者有日矣昨有以君之
北轅來告者壯其言行之相侔立綴二十字爲別
略不及時序景物者非敢厭其浮華實拙於文辭
耳

送鄭參軍序

漢陽參軍鄭永世將之府有執友十人會餞于東
郊酒旣行鄭君起揖曰朋友贈行以言豈特卮酒

而已余率爾應之曰漢陽畿外之巨鎮也古稱南
京而與東西京鼎峙焉蓋爲先代所都山河之壯
麗人物之繁華可肩之於王京故尹于是者必宏
材偉望人所信服然後能也其實僚叅佐亦如之
自國家多故事異古先廉恥道喪而上下交征利
豪家得以兼并酷吏因而掎克地無立錫之閑室
有懸磬之歎爲守令者坐視而莫敢言厲民自奉
而已民之困且無聊未有甚於此時也環畿數百
里尤被其害所謂南京者凋弊滋甚蕭條荆棘間
遺氓八九戶耳其它郡縣可以槩見矣豈無一二

有志於民者乎亦皆因仍苟且聊復爾耳今君才
高年少又得府尹之仁且賢者爲之畫諾則行其
素志興利除害使絃歌之聲襦袴之音聞于一境
而達之四方其在此行乎或曰叅軍微官也深弊
不可遽革也此大不然一家仁一國興仁君子盡
已而已苟能盡已而以百姓之心爲心則雖不中
亦不遠矣豈必計班資之崇卑風俗之澆朴哉叅
軍不以余言爲不可諸君亦以爲然因書以冠群
詩之首

送安修撰序

至順三年冬十月日春秋修撰安負之奉使南行
因覲慈闈同僚會餞之馬邑李穀執爵而進之曰
古有衣錦還鄉者君其庶幾乎君歷漢山道竹溪
以行漢山舊掌書地遺愛存焉竹溪君之鄉黨慈
親在焉今往返十年間銜使命歸爲之榮敢奉卮
酒以賀君笑而却之且曰子欺余哉夫仕宦而至
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所謂衣錦也若杖節而觀
風剖符而專城橫行於方面而焜耀於鄉閭者又
其次也今吾品秩甚卑而事業如故且因曝史馳
單騎以歸無所事於民無所益於國可恨也豈可

賀也且吾聞之一飯不忘君蓋所以不忘其君者亦所以不忘其民也國以民爲本民以吏爲天比來承流宣化者未盡得其人小臣諸節乃別播敷故民皆逃賊而入於豪家所在團聚陵轢官吏莫敢誰何抑乘勢營私者爭馳傳遽星火相射而荒城破驛杳無人烟往往皆是雖有江山之麗登覽之羨誰復停車弭節一寓目於其間哉此非奉使于外之時也穀曰君以弱冠連捷於科場學富而才敏心正而行方佐幕南州而民不忍欺俄入芸臺而首薦於玉堂方將逢時遇主以不忘君之心

行不忘民之政它日所就未可量也今之行雖非古人攬轡之志足慰慈母倚門之望尚何恨之有敢奉卮酒以賀君笑而領之時在席者三人以行與處分字爲韻賦詩贐行謂君之言可以警時俗而爲奉使者之戒故并書于篇首

送洪密直出鎮合浦序

聖元有天下臣妾萬方而倭人獨弗庭世祖皇帝命將伐之出師南北會于東海戰艦塞空旗旄蔽日倭人氣褫膽破竄伏島嶼莫我敢當時元戎振旅而還謂叢爾島夷不足以天誅惟高麗與殊

俗相望一葦可杭宜留軍要害以耀威安邊帝允其請於是置軍合浦其府帥將佐皆授符信而以國人爲之從其便也國家以慶尚全羅旣爲邊防而又財賦所出一國之府故出鎮于此皆帶巡撫使不必受朝命選其能也其廉按二道牧守諸州者皆屬而聽命苟非才兼文武位望服衆疇克當之至元戊寅秋判密直洪公輟議政而爲之松都之卿大夫作歌詩以美之余嘗奉天子之詔至其所謂合浦者旄頭虎力之勁嚴其兵衛足以見軍容之盛也專總戎之權顧眄威福惟所欲爲又以

見主帥之尊也當其升平謹烽燧撫卹卒靜以鎮之如斯而已耳主是軍者自始迄今可數也一心之義利而庶民之休戚係焉可不謹哉如或幸其無事不隸其擊刺不務其農守槌膏斷髓以營其私知公之不爲也使二方之人免豪勢侵漁絕流亡愁嘆姦僞以消淳朴以復亦知今之不能也風行而草偃自邇而陟遐如俾廉按牧守皆效公之所不爲而勉其所不能此則吾黨之所望於公而公之所自期者也若夫拊循之暇登孤雲臺訪古縱賞而極其酬唱此雖公之所求於吾黨而吾黨

之所不能可恨也已公之行書以爲別

送鄭副令入朝序

禹貢九州之外聲教所暨東漸于海而三韓之名未著也自周封商太師之後稍通中國其在隋唐征之不克及我王氏立國歷宋遼金或通或絕彼亦無如之何蓋將有待焉者聖元有作受天明命首承晉接之榮繼荷虞嬪之寵三葉之王出帝外甥際會之機良有以夫王或未躬朝覲敬遣陪臣時修職貢必擇文士之能者以佐其使凡對揚休命陳謝恩賚者皆出其手蓋古書記之任故常難

其人已邛之冬將遣明年賀正使晉陽鄭君致以前典校副令任書記以行君通敏兼才其於事理之邪正公私之利病知之詳而思之熟矣况今國空虛王位未定伏聞世皇之朝朝見之際必進國臣詢其風俗聖訓嘉謨載在國史今上聖明一遵至元之理若依故事得對清問則將本國勤王之始末列聖字小之典章以達天聰以紆天眷使流言即止舊邦惟新在君此行也至若關山風雪跋涉艱難不足爲念余素忝忘年之契贈行之言敢不以情

送辛寺丞入朝序

皇帝即位之八年春二月出丞相之顯權者大誥天下更張政化朝廷清明紀綱振肅日月所照凡有血氣者莫不蹈舞歌詠聖德將以四月十七日大會于京師賀天壽節高麗國臣咸謂天子仁聖輔相忠良進賢去邪興利除害使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吾國雖小服勞既久又蒙今上眷顧之殊將俾吾國安吾民樂君臣相慶社稷益固可必也是今年會同必盛於前日非賢而才上所知名者莫可以造庭迺以典理判書奇公爲其使司僕寺丞

辛君參佐以行知辛君者皆有詩而以序屬余夫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况執壤奠以覲耿光者哉君其敬慎之君之行必奉新君入賀明廷退議國政欽若詔條洒然一新其又可敬慎歟知君莫若余故爲之言

寄朴持平詩序

前監察持平朴君允文質夫世家密城郡有兄中郎將允謙以姻婭故居福州迎養大夫人至元戊寅八月大夫人即世因葬之持平廬於墓捧土植木且以讀禮之餘念佛寫經追冥福終其制福於

慶尚道爲大邑賓客雜還凡知與不知經由於福
者必詣苦前問慰既還京稱嘆不絕口余昔在辛
酉叅福州幕識中郎面辛未入藝文館踵持平後
於朴氏昆季甚熟思一負笈致芻蕘不可得迺諭
諸朋友託之歌詩以寄其感慕之情因謂之曰孝
者人子之所當爲古者教其不能而已未嘗賞其
能也後世有孝行之出衆者官爲旌表其門閭而
復其家于以見風俗之變也本國之制守親墓三
年許旌其門不問平日所爲爲何如也近世士大
夫多令家奴代之終且私爲復其身任其所之故

爲奴隸者爭欲爲之夫小人之急於利猶君子之
重於義人子之念親豈不如奴隸之愛主乎顧牽
於習俗不爲之耳持平居奉其親無所不至及
其歿而能以禮葬葬而能以制終又能廬墓以盡
哀其敦薄俗而激頹風者多矣先王制禮要歸於
中喪不過三年持平祥期已近當鼓琴之夕歌吾
黨之詩雖子路之勇亦不敢笑之矣

送白雲賓還都序

王京去京師才四千里又無道途危險梗澁之虞
傳遽往來絡繹而商旅之行日夜不絕獨宦遊之

士不至何哉本京雖置省惟國王丞相獨領之又其察察之命于朝者皆所自辟其餘內外百司並依本國之舊中原士大夫無自而來也頃者吏部以貧多闕少始注儒學教授于王京已有數人焉徐陽白雲賓少業儒嘗由廣寧學正爲儒官都下至元丁丑除王京教授告于都堂得援例乘驛赴任既至則室國中來諸生教之詩書禮樂作成人才庚辰之冬考滿且聞有代則辭丞相府尅日以行諸生欲留之而不可得也余後雲賓數月來佐東省官亦滿矣而猶徘徊不去者懷土也余欲從

雲賓而不可得其敢爲諸生留之乎雲賓之去雖無顧念桑下之戀亦豈無情是其行也不可以無贈余既徵諸君詩又序其事而謂之曰世之挾儒術釣爵位者既得爵位則有芻狗詩書者矣或急於進取變而之它或老而無成反謂誤身者亦有之矣雲賓不然官雖不達志則不渝褒衣博帶無易其初朝齏暮盞無異於舊而曰富貴在天窮達有命儒冠何與焉今之居是邦也風俗不同俸廩不給恬不爲意諄諄然誨人不倦是可尚已盍書以爲別

送揭理問序

法者所以行其政人法並用又政之善者也聖朝之興未遑定法自至元新格出至治通制作然後吏有所守而民知所避矣盱江揭以忠名世儒家文章技藝靡不通曉尤長於刑名征東先丞相夙知其才舉以聞于朝至元丁丑除本省理問余時亦調幕官同日之任揭君謂余曰政出多門民不堪命方今四海一家何中朝之法不行于東國乎余應之曰高麗古三韓地風氣言語不同華夏而衣冠典禮自爲一法秦漢以降未能臣之也今在

聖朝親爲舅甥恩若父子民社刑政俾皆仍舊而吏治不及焉凡一國之命一省之權總而專之故稱國王丞相其寵綏之私委寄之重爲如何也比來國法漸弛民風益薄自相變亂而爭告訐省吏之執通制者則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國臣之持舊法者則曰世皇有訓不改土風於是出彼入此趣輕舍重皆有所說莫可適從法之不行非由此歟君曰然吾既有所受惟知奉法而已已而條理克明請謁不行吏絕其私民服其公要不失朝廷之大體而不撓本國之舊俗耳人法並用余於君

見之今年冬考滿且念親老浩然有歸志知君者
咸曰宜有詩屬余序之故書前言以贈其行因有
請焉今兄集賢公爲時儒宗名聞海內余辱出門
下東歸之日承其教誨早夜以無忘而今而後余
知不負公矣君歸幸謝之

賀崔寺丞登第詩序

取士之法尚矣其科目增損代雖不同而賓興之
爵祿之用之文虎則未嘗有異故六藝居三物之
一而射御在其中及至後世乃有虎藝之科又有
不由文虎而入仕者謂之吏蓋古刀筆之任於是

仕之途遂歧而三隨時所尚而有重輕然唐之搢
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不以爲羨迄宋之盛
尤加重焉本國法唐體宋世尚文士凡侍從獻替
之官選舉銓注之職實皆專之而虎與吏莫敢望
之也矧今聖元右文再下科詔業文之士皆持滿
賈勇爭欲角技於戰藝之場至元六年冬三司使
金公典法判書安公選士於春官春軒崔公之子
禮卿中其試崔公好客爲東方第一賀者之肩相
磨也余旣進賀春軒退謂禮卿曰凡欲登科者以
階其仕耳本國舊制官至六品不復就試有司君

嘗由郎將兼監察糾正轉典客寺丞年又方壯日
進未已顧接近例與白衣之輩弄毫楮於棘闈之
間者將歌鹿鳴而與計偕射策於天子之廷乎將
爲獻替以補吾君之過而順其美乎將參銓選題
品士流或嗔而與人官或笑而不與乎抑苦其虎
夫之豪縱懲其吏負之奔競而託吾儒之迂闊以
自晦於詞林醉鄉乎禮卿曰不然事君事親自有
家訓若其富貴利達則求有道而得有命吾何爲
哉自吾家禮部公諱均而下相繼登第者五代而
禮部之子文定公諱甫淳爲忠憲王名相四掌禮

闡至祖文簡公又相德陵而主文衡及乎尊公幼
從國子弟宿衛天朝不暇於舉業故昔祖母金嘗
撫吾頂曰見汝及弟能復家業可無恨矣慈顏雖
遠言猶在耳此吾之所以區區者然也余聞其言
而義之揚其解而與之曰君子之教復古復始蓋
不忘其所由生而况孜孜好學必欲承家者乎它
日立揚從可知已人言舉子今年得主司余以爲
主司今年得舉子於禮卿可云客皆曰然因各賦
詩俾書余言于卷首

送金晦翁赴化平府序

東文選八十五
十九
余在都下聞新除守今者言某州有瘴氣不可居
某縣其俗頑癡不可理其次則曰去鄉里遠難行
其俸薄難養廉不聞曰前官卒于任豈可爲此州
前官不宦達豈可宰此縣夫中國之士豈亦無賢
愚哉其能不以死生窮達爲自外來者則一也蓋
由習俗猶正此其所以爲中國也吾友晦翁之光
州也人皆謂前此得光者以前官卒于任故多避
免翁必不之任翁曰噫光無瘴氣吾可居也民雖
頑癡自有條法吾可理也去鄉里近吾何憚行其
俸雖薄不猶愈於日糴大倉乎天下古今之不壽

者皆官于光者乎其宦達者又皆除光而不赴者
乎其言正大與聞都下者不異余不覺拊髀而起
曰翁之此行當有五利人棄我取必以於政一也
善政既久民受其福二也政成課最寵召是膺三
也翁既召還代者必賢四也賢者繼踵光必復興
五也翁其識之

鷄林府公館西樓詩序

余至東京客舍登東樓殊無佳致迺陟西樓頗壯
麗軒豁城郭山川一覽而盡三藏法師旋公大書
倚風樓三字而無題詠者惟是府千年王都古賢

遺迹往往而有自入本國爲東京亦將五百載其繁華佳麗冠於東南而仗節觀風剖符宣化者又多詩人墨客意必有紅壁紗籠銀鈎玉筯輝映其間以今所見惟賓軒所題一絕句在耳先儒金君綏首唱也或言曩館舍災詩板隨以亡然金詩何獨不火火後之作亦何不見或者之言不足徵也有一鄉校生曰金詩之偶存可以想見百年前風流人物也蓋於其時民醇政簡遇事輒裁遇興輒發至於簿領陳於前絲竹列於後人不爲非而自不爲嫌也百年之後促促然務自脩飭一嘖一笑

恐或不時安敢登臨嘯詠以取腐儒之謂今先生無觀風宣化之勞以尋真探勝爲事縱觀楓岳雪山萬仞又踰鐵關入東海以窮國島之竒秘遂遵海而南摩挲叢石亭之古碣三日浦之丹書六字舟泛求郎湖鏡浦以訪四仙之遺躅燭照聖留窟以極其幽恠而卒至於斯其於游觀可謂饜飫矣雖然新羅古都壯觀遐眺萃於此樓而無一語以去爲先生羞之余應之曰吾旣不云云乎哉但不能爲詩人墨客之流耳然於諸生之言深有所感而且得以觀世變因成長句四韻以示登斯樓者

云

贈妙瓊上人詩序

鄭誦

予少日游南原見其郡之秀梁大學時予雖不欲
 接竊喜其為人也後叅月南長老淵鑑又與其弟
 雲師遊皆梁之伯叔也益歎奇才萃於一門也有
 曹溪妙瓊上人乃大學之子學於月南者今四選
 於嶠山下衰然居其首凡世之僧名者以此選魁
 為重邇年來多借力於權豪而為之苟非人或多
 群辱之至瓊之為魁其徒翕然推重莫敢出一言
 誰何噫非有才望疇克如是耶予雖不識瓊既見

其父又知伯叔二師蓋其學必有淵源豈比夫尋
 常髡輩惑於虛譽而安於小成者乎他日必老作
 家震法雷於天東而殺活人魁安足為瓊賀其友
 僧石珍求詩於一時文士而需予為序書此以贈
 之

及庵集序

白文寶

余居尚一日及庵之外孫金君伯閣編及庵詩高
 携以示余余讀之不禁吟詠之不足曰所著何止
 是歟金君曰自翰苑至綸閣相府歌詩之多累千
 百首迨喪亂既皆失之唯晚年有詩必命小子書

即藏諸笥篋以及播越不敢忘也今退而編之得
五七言若干首惜其手澤之不全也敢求敘篇端
他日備續東人文集俾不沒其善焉可也余曰其
然余與及庵善往往集盃杓未嘗不附而詩句之
贈亦不為不多皆茫然不可記矣其可求之亂兵
煨燼之餘乎然尚嘉其孫能繼述而存此編亦足
以感發吾心蓋詩言志可以興可以觀邇之事父
遠之事君則皆本乎性情方可謂之詩彼以言辭
而已者以誇多闡靡英華其詞不至於觀感不近
於性情則乃無用之贅言也故世之人有專務章

句悅人耳目雖苦心覓好不能曾次悠然而得萬
一索句妍滑其志局于此者纔讀過數十篇心已
倦於再覽矣余於及庵之詩讀之不覺吟詠之不
足所謂可以興可以觀者皆得其義矣惜乎專章
之不得傳於世也姑以所見告夫類書者為之序

奇平章奉使錄序

李達衷

詩所以言志也錯辭工拙或不同心之所之則不
能揜其微故詩可以觀德可以考行我平章德城
大君善慶有原衣纓奕世聯芳戚畹作衛王家功
名富貴芬馥熾昌為一時所敬宜若不留心嘯咏

然其賦受醇真襟懷曠達喜與親舊從容話平生
詩酒風流怡愉然使人忘倦越至正己丑承詔赴
闕昵奉天顏寵恩優渥賜賚光榮乃降天香皇帝
若曰邈爾東邦朕嘗踐泣靈嶽仁祠所至而有錫
爾名香爾頌朕志非為朕躬惟民受祉既命而東
虔奉使事欵扣之餘遇輒為詩自遣其從行韓
君某錄示予予既受三復咏嘆乃語之曰美哉詩
乎凡寵利之所浸滲驕邪之氣日勝而宵中耿耿
者日喪靡然流蕩鮮能反顧今觀此錄無一語自
矜大脫然去塵俗氣而其歸田種瓜之語則深有

戒盈之志士之不得親炙於左右而欲觀德考行
者宜玩此錄韓君曰吾將謄卷子可為序予謝不
敢韓君曰德城之命如此非予敢私予既不獲已
竊謂之曰若論詩義烏眩金奏將序篇端狐假虎
威泚筆繁日將發復已然糝糠在前理則然矣

贈羅中正詩序

予雖鈍且魯年既老闕人翫事不為少凡男子之
生也父母喜其姓親媻相與慶望望焉望其長而
其期望必不小既長之人之所稟殘微薄劣淪堙
不振者蓋無足齒雖或立揚顯赫于世其為之也

東坡全集卷之五十五 三十一

歧而不同或馳騫乎車塵之後或趨蹌乎狗竇之
旁梯媒族屬佞媚臺輿蠟言而扼腕搖尾而乞憐
驟躡斑資竊糜廩食蛾蠟蟻羶而不顧其生者今
雖無矣古或有之乃若窮理盡性抱負奇才用行
舍藏居易俟命而不以窮通早晚介乎其心者蓋
無矣無耶吾未之知耶吾所知者惟吾羅公迂叟
其庶幾乎君少志學博通經史歷代理亂君臣得
失無不替將以比肩杜武庫躡踵虞秘書但未遇
知己眊矚科場者凡幾舉亦不以爲意乃曰中不
中命也吾何慊乎但脩吾天爵足矣於是杜門屏

處討論墳典教養人材不知老之將至以自樂焉
一旦遭遇聖明召入宸所年未至潘溪之老貌則
如商山之皓對揚辯論皆稱旨上奇之擢置顯秩
而寵異之凡懷竒蘊異之流咸喜其將有彙征之
吉益勵其節操而自脩者蓋亦羅君之爲也豈可
與蠟言扼腕蛾蠟蟻羶者同年而語哉一時名勝
皆賀而詩之俾予爲序知人之瞽而爲導者可笑
也已其年月日序

東文選卷之八十五

東文選卷之八十五

三十五



